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曹師曾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謚法第一

夫生有爵死有謚其來尚矣或曰謚者行之迹周公為之所以彰善惡之迹埀沮勸之道君子知勸小人知懼焉故周公太史漢官大行實掌其事自春秋已降載籍所紀始自列國之辟以迄有位之臣或有司考行遵節

惠之文或册書褒德舉尊名之典乃至牧宰旌於高士弟子表其先生雖無封爵亦著稱謂其間溢美者有列曹之駁議追命者有故吏之奏記咸可銓次以明行實復有性惟檮昧行匪純正或謬舉於公朝或肆奢於私室或矜伐以忤物或朋比而搆釁觸類而言為累匪一繇是舉易名之典示貶惡之義則後之覿者得不悚懼而為善乎

申生晉獻公世子也獻公將殺世子信驪姬之言公子重耳

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當為盍何不也志意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為文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然則盍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子奚齊伯氏

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皐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是以為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

鄭幽公為子家所弑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成王之卒謚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

而亾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宏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禮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也以愧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公叔文子卒文子衛南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為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有以兼之此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孔圉衛大夫也既卒謚曰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

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北宮喜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

析朱鉏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成子從公故

漢衡山王勃值七國反王堅守無二心徙王濟北以褒之及甍遂賜謚為貞王

河間王德立二十七年甍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端直治理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睿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薨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

張勃嗣父富平侯為諫議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貢獻物也湯待遷父死不犇喪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户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

陽城侯劉德子向坐鑄偽黄金當伏法律鑄偽黄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

置嗣制曰賜謚繆侯以其妾訟子

王立元帝時以太后弟封江陽侯王仁嗣父譚為平河侯平帝時王莽輔政忌之奏令就國家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仁謚曰剌侯

杜業以列侯為太常坐法免官就國平帝時以憂恐發病死初業尚成帝妹潁邑公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建武九年卒博士范升上疏追

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絶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頛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

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
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
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新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
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
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
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
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産兄午
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

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雖
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
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
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
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
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
之顯彰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
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綸容車介士軍

陣送葬謚曰成侯

朱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卒頡子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與人共謚爲文忠先生

袁山松書載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文忠之實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楊厚爲侍中病歸以黄老教授卒於家鄉人謚曰文父

張霸爲侍中卒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

謚曰憲文

郭鎮為尚書延光中中黄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後為廷尉卒子賀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

荀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謚靖曰玄行先生

范冉冉或作丹卒大将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克曰節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辟為掾屬後歸鄉閭絶人事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卒於家何進遣使弔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夏恭為泰山都尉善為文章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

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詩凡四百篇舉孝廉早卒鄉

人號曰文德先生

蔡稜陳留郡人邕之父也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冑昔蔡叔没成王命其子仲使践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曽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三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埀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具行不差曰定

魏太傅鍾繇薨有司議謚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

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吳質為侍中太和四年卒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
應乃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
蜀陳祇為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祇上承王指下
按閹豎深見信愛景曜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
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
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
謚曰忠侯

趙雲為鎮東將軍後軍敗貶為鎮軍建興七年卒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奬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黄忠及雲乃皆追謚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于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勲也外議云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

侯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咸寧四年薨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裔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謨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爾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

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饗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

啟手歸全易簀而没盖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爾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盡禮管氏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罪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恬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武帝不從策謚曰孝

太康末子紹自表改謚曰元

賈充為太尉録尚書太康三年薨初充用韓謐為嗣武帝特許之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

荒請謚荒公帝不從博士段暢希旨建謚曰武帝乃從之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卒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增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没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

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寔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輔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武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

曹志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及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為亂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

謚為定

陳準為太尉廣陵公及薨太常奏謚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嵇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謬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郭奕為尚書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紹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

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踰於是遂賜

謚曰簡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僕等并云夫無窮之作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於毀之廟成粲武茂劉納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萬世作教經文人之遠一也同雖歸父義有所不隍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愚悊罔有意拒顧加也同堯舜以來司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文子同謚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甚當爾宜謚真簡及大元四年侍中王攸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攸之言為然

滕修初仕吳為廣州刺史吳平以修為安南將軍廣州
牧太康九年卒謚曰聲修之子竝上表曰亡父修羈紲
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
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勞勳少聞天聽故也
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殞臣承遺意與
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修曰聲直章
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曰忠
周處為御史中丞從征西將軍梁王彤征氐人齊萬年

力戰而没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虞蒐謚太常賀循議曰
虞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
直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
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庾珉字子琚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
懷帝之没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
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
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太

元末追謚曰貞

謝石為衛將軍薨請謚下禮官議博士范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嫻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極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聞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

殆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昌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於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巳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

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繇僾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行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王述為尚書令卒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

何無忌為會稽内史左將軍征盧循兵敗握節死詔贈

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宋何勗以尚公主封安成公與臨汝公孟靈休並各奢豪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

顔師伯為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丹陽尹為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詔曰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殞命淫刑宗嗣殄絶良用矜悼但其心黷貨宜貶贈典可詔封社以慰寃魂謚曰荒

王敬弘卒昇明二年詔曰夫珍秘蘭幽貞芳載越擻猷

沉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
弘神運沖簡識宇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
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華在
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釆尚想遥分興懐寢寤便可詳
定輝謚式旌追典謚為文貞公
劉延孫為侍中僕射卒有司奏謚忠穆詔為文穆
南齊長沙王晃有武力為太祖所愛太祖嘗曰此我任
城也世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褚彦回為尚書令卒先是陶季直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彦回與季直素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彦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彦回有至行欲謚為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

王晏為吏部尚書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謚帝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啟帝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

加素侯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梁劉𪩘有賢行天監元年下詔為𪩘立碑謚曰貞簡先生

徐勉為侍中衛將軍卒有司奏謚曰居敬行簡曰簡帝謚曰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

沈約為尚書令侍中天監十二年卒有司謚曰文高祖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

劉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

八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安成康王秀世子機為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
薨於州時年二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强
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治
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議謚高祖詔曰王好内怠政
可謚曰煬
蕭子顯為吳郡太守卒性凝簡負其才氣及葬請謚高
祖手詔云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蕭暐為晉陵太守卒於郡初暐寢疾歷年官曹壅滯有司按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邵陵王綸為西魏晉軍所敗死於汝南岳陽王詧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瑴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携從之

王僉為太子中庶子卒贈侍中承聖三年世祖追贈曰賢而不伐曰恭謚恭

王孺為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

五十九謚曰孝子

劉訏平原人州辟主簿不就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刋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阮孝嗣陳留尉氏人性至孝沈静為名流所欽重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後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劉歊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精心學佛及卒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

處士

蕭昕素徵中書侍郎辭不就及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

貞文先生

陳周敷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討周廸與廸對廸紿敷

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

還朝因弟披露心腑乞先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

壇為廸所害詔曰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襟姦詭遂

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慘愍悼於懷可

存其第賦量所賻卹還喪京邑謚曰脫
袁泌為司徒左長史卒於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
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
朝廷不許謚曰質
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為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
遘疾卒謚曰孝侯
後魏穆崇為太尉封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
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

法至述義不尅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

樂王丕坐劉潔事以憂薨謚曰戾王

任城王世儁為尚書令輕薄好去就及薨謚曰躁戾

鄭羲為兖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徵為秘書監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學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榮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

於衷又前歲之選匪繇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
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
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髙祐為宋王昶傅昶薨徵為宗正卿久而不赴詔免卿
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
靈可謚為靈
彭城王勰孝文宣武時累有功及薨太常卿劉芳議勰
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

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叅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漠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慄奮猛御戚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歷次宛謝迄於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常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整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

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

于忠為尚書右僕射薨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戇好殺按謚法剛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儀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偽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議不同事奏靈太后令曰可依正卿議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直等喪亡

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所奏有司乃謚曰恭源懷為車騎大將軍卒贈司徒冀州刺史盧昶奏太常寺議謚曰懷體尚寛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陜西民歆惠化入總端貳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議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

索敞為中書博士篤勤訓教多所成益前後所出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謚詔謚曰獻

王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薨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康公詔謚宣簡

甄琛孝明時為車騎將軍特進加侍中卒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太常議謚文穆吏部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

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者累其生時
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
所屬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
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
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
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慎重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
狀皆出自其家行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
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

以極辭恣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顔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

公自今已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
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准人立謚不得優越
復有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馮誕為司徒卒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
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
兩號之茂式准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唯朕
案行定名謚曰元懿
羊祉為平北將軍卒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

曰祉志在埋輪不避强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俗襁負懷仁謹案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侯剛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准行必當其迹案祉志性急酷所在過戚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准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唯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

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謚法准狀科
正豈有舍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准簡祉
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
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効
彰内外詔册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
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為德焉謹依謚法
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弘烈主簿李
瑒勑稱按祉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

准行易名奬戒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詔又述奏以府寺為允太后可其奏

馬熈文明太后之兄也為内都大官太師薨於代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㣲遠曰武奉謚於公柩

後周趙善為左僕射西魏文帝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表請贈謚詔謚曰敬

隋楊雄封觀德王及薨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

高雅俗德冠生民乃賜謚曰德
劉炫為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時盜賊蜂起
穀食踴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
人謚曰宣德先生
唐陳叔達貞觀初為尚書坐閨庭不理歸第及卒太常
議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
皇甫無逸貞觀中為益州刺史其母疾篤太宗令驛召
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

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駮之曰無逆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謚為良

虞世南卒贈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十一月勑曰虞世南學綜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弘益易名之典抑有舊章前雖謚懿未盡其美可謚曰文懿

蕭瑀卒贈司空太常初謚曰德尚書省謚曰肅太宗以易名之典必考其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真更據實

謚曰貞褊公

封德彝卒贈司空太常初謚曰明後治書侍御史唐臨追駁曰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謚未正嚴科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曰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之官不可追奪請除贈改謚詔從之乃謚曰繆

宇文士及卒贈左衛大將軍初謚為恭黄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議謚為縱

許敬宗為侍中高陽郡公卒太常定謚博士袁思古議

曰敬宗位以才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如夷落聞詩學禮事絶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虚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彦伯訟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怨請改謚博士黄福時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然未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請依思古議為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

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為繆答曰昔晉司空何
曾既忠直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况敬宗
忠孝不逮於何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曾而定謚
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
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
韋巨源卒贈特進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謚
曰昭户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
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禄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

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為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叶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因請依前謚為定邕又貶曰夫古之議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奬長君子之風故善者雖在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守節也為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懐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叶羣凶之謀茍容聖朝貪昧厚禄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

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慎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於阿韋何親而結為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闕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野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推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

之意潛圖帝位議喙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豫家事無守國韋巨源創跡於前悖演成功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竝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欽阿韋將篡晝計未果逆心尚揺周章夷猶倉卒迷繆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謀上官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令上輔政阿韋恭謀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繇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温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為

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況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九陰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為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桑織紝可輔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內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饑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

瞻之秋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
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論者是之
程行諶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貞與岐王府長史裴子
餘謚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說省之曰程裴二謚可
謂議之無愧者
宋慶禮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定謚曰慶禮太
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
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謚爲專禮部員外郎張

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充廣歳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謚以詢虛乘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當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表行之迹可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上稱寃乃謚曰敬

張說為尚書左丞燕國公卒太常初謚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厲風俗簡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存實錄准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追也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議請依太常為定衆論未決上為制碑文賜謚曰文貞由是始定

裴光庭為侍中卒贈太師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道建議謚為克時人以為希蕭嵩意旨帝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為非論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葬之加一等蓋加其有功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襚之即受寵被窀穸唯德是襃豈虛受也近代以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無加賢愚虛實為一貫矣裴光庭以守

法之吏驟登相位践我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歴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盖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杜暹卒贈尚書左丞相初謚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都官員外郎韋康庶駁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常所謚不盡其行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往以墨線受職事雖奉國不得為孝請依舊為定暹子孝友詣闕陳訴上聞而

吏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肅

盧奕為安禄山所害贈兵部尚書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寳十四載雒陽陷没於時東京人事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全妻子或競先策蹇爭脱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仗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窮力屈以朝服就死猶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伏慄奕不變其色西面辭君而

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雒陽之存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奕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貴禍也以為死輕於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

勸然則安禄山亂大於里丕奕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官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也與能執干戈若同其戮力捍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義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

秉德先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韋陟為左僕射卒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為忠孝刑部尚書顔真卿以為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髙以成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

吴兢為常王傅天寶八載卒於家寶應二年三月洪吉

等州觀察使洪州刺史張鎬奏曰故常王傅吳兢先朝史臣歷踐中外大行忠信彰於朝野伏以訓誡明旨謚法攸遵臣早歲服膺備知名實相副特乞聖恩褒其嘉謚從之

苗晉卿卒贈太師初謚為懿獻及勑出改曰文懿（太常議謚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為推官至是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謚曰文貞）

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卒贈涼州都督子英乂等劒南

節度議謚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厚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又按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及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今知運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請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為其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崇位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

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既詒越禮之誚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議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三百經禮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況

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吕禋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顔杲卿八年矣竝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巳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爵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

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王侯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為近誣考彼載籍徵諸舊史易名之禮請如前議

呂禋為江陵尹卒贈吏部尚書太常議謚曰恭度支員外郎嚴郢駮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齗齗無匪躬之能者乃捜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呂公文能

禁異貞則幹事身則利人威烈懿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博士獨孤及議曰秦苻必加謚二字具以忠配肅謹按舊議凡没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説竝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人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

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棼天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叅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彜陳叔達温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之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若此言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

褒貶果存乎數字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靚也齊宣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盛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以禋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普之勇智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

東平宜無慚德身死之日竝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忝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

楊綰卒贈司徒太常謚為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駁曰古者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為列辟之明典也可不慎歟今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來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美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

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隳壞紀綱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而踈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正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恭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將謀不忠罔聰蔽聖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兵入無弔災之惠磁

邪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
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王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
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
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啟悟禁閉謨猷貪食萬錢之賜
虛承一心之顧使防河之人家聞采緑之歎近甸諸邑
多興祈父之憂豈慈惠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
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
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

人謂儒宗魯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世間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歴聖通則昔公叔之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徵有規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説先朝輸能

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詳他謚以守夔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慙於蘇魏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故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太學博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為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譏方册直書秩宗相禮

辟稱良史學茂醇儒委任樞衡掌玆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材素業久而逾彰清風沒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賜以美名謚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以其簡儉之風厚於俗也

張伯儀為荊南節度使李希烈叛詔伯儀收安州官軍失利後除右龍武統軍及卒伯儀故吏請謚於有司博

士李吉甫論之曰或以伯儀嘗以推轂之任挫師安州於謚法得無貶乎愚以為不然自中興三十年而來兵未戰者患在將帥以養寇自重縱敵藩身若進而亡師貶以為義誠總干戈者必托於萬全之名而忘一戰之效矣然則保其利者亦君子所嫌也錄其忠而勸善者非陽秋之志歟矧平居進退之節不敢二色稱為忠臣議名之際褒勸所在請謚曰恭以旌厥美

段秀實為朱泚所害贈太尉興元初加褒贈謚曰忠烈

初泚盜據宮闕也泚以秀實嘗為涇源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蓄憤且人必肯同惡乃召與謀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泚時遣其將韓旻為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倉皇之中未有武備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印倒印符以追兵還至雒驛得牒莫辨其印惶遽而廻秀實謂海賓

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名秀實議事原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至是加褒

贈
馬燧為司徒卒太常奏燧謚景武上改為莊武以避太
祖諡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使貞元十七年薨太常謚曰威
烈德宗曰武俊盡忠奉國賜謚忠烈
張柬之為相誅張昌宗轉立中宗為武三思所害元和
三年柬之曾孫曛以謚事詣中書陳訴宰相上聞因令
有司授曛官仍定柬之等謚柬之為文正彦範為忠烈

敬暉為貞烈崔玄暐為文忠袁恕已為貞烈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曹師曽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謚法　　希旨　繆妄

謚法第二

唐鄭珣瑜為相卒贈尚書右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議請

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駮曰夫謚所以昭德德既昭矣

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端操持立寡言慎行及居

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無謇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為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為美無以尚矣亦焉用兩字然後為備哉竊覩兩字之謚或有兼德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大旨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

鄭公之謚為文足矣焉用獻哉為獻可矣焉用文哉兩
字兼謚切所未諭請下太常重議太常博士徐復議曰
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
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跡當時罕儔所以表賢易名實曰
文獻夫文者煥乎大行獻者軒然高名令而褒之厥有
經義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至於再三以勸事君者
今奉駁議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賑施無謇諤且曰二
字之謚非三代兩漢事愚以為異之駁所謂進拔者豈

不推擇羣萃致之於庭乎珣瑜往司銓衡暨當鈞軸流品式敘英髦在朝若無奬拔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體不平姦臣王叔文招權作朋將害於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詣相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難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及國賢人君子廣闕為心莫不開稱物之源布厚生之政曩若恤災患免逋租亦既當之矣其

於篤親庇族衣無常主踐名教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
寡之資同於賑施則珣瑜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如謇
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既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
季年李實為京兆尹殊恩晝接貴幸無比而實以羨餘
稱代莫之敢非珣瑜衆詰所繇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
而未讐其直焉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謇諤矣伏
以國朝宰輔謚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謚曰
文昭狄仁傑謚曰文惠魏徵陸象先蘇瓌宋璟張説崔

祐甫竝謚曰文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竝謚曰文獻李元紘韓休竝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慎曰文成蘇頲曰文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玄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正矣我唐聲名文物二百年更閱羣才發揮王度豈擬名之典獨未得中邪不然何輕沮之為駁正所設但當論謚之當否不宜詰字之多少茍有不當雖一字可乎若皆允宜雖二字何害

如韋巨源附會凶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至公人則
悅服今既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豈得茍而已
乎若曰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乎愚所學者矣
夫威烈慎靚周王之文謚也文修文成漢祖之佐命也
霍光為宣成孔光為宣烈中代之勲德也劉寬為昭烈
楊賜為文烈東都之鼎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哉況文
之為名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焉有忠信節禮焉有寬
立不懾堅强不暴焉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焉夫匪一

端各有所當若皆西伯李孫之德然後可稱文則魯侯與文伯歜之類皆不為文矣故諡諡之制因時旌別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為一代之名臣斯其𠮷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叅諸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諡曰文獻兵部侍郎李巽再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諡今太常請依前諡曰文獻者夫諡者春秋褒貶之𠮷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盖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而勸其善政不可苟夫諡一字正也

堯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彛章苟逞異端威烈愼靚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加而加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子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則記之失也以一善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為謚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启

蒼為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刋定為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所述即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茂修整始終無缺可謂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鄭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

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王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其行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避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紘等加字之謚皆黷國典而昧彝倫言之可為寒心豈當舉之為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狥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比以典選為進善以

辭疾為嫉邪皆尚口為辨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為進善邪若然若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循資置署謂為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而終豈偽疾邪借使偽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尤殺身徇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居平則享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為是非之明即董狐之書趙盾為妄作也珣瑜之辭可質於太常舉以為德信君臣之

義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病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啟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特中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詰李實未為多也謂為謇諤者衆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慙色哉前異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謚此末學之過也無前令君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謇諤以珣瑜之行清而無玦可謂掩之不足辨也今所議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不足斥也前異之言

過也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瑜也巽雖不敏至於言美謚以惑人聽此當所激切而不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主茂績殊勲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則當以矯之也不矯則逶迤遂遠以至於亂制也此有國之誡也威烈慎靚孔光劉寛薛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也

後之專筆削則宜有以矯之典禮寖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効之也不可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謚請下太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候再告敬從復議謚文獻

元載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誅死太常博士崔韶請謚曰荒左司郎中韋孔景請下太常重議博士王炎改謚成縱二議交持故事不行爾後太常王彥威議曰元載謚成則不得為縱縱則不得為成成縱並施

美惡齊致考之常法實不通經夫蕭瑀謚貞詔命加褊
事出恩制不可擬據依爾後崔韶以平厲謚楊炎以壯
繆易伊慎此皆惑於貞褊混淆不可之文詳在駁議今
明其說恐悞後來事寢不報
王士貞為成德軍節度使卒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謚
太常博士馮宿以為懷柔之議不可遺其忠勞遂加之
美謚
李吉甫為宰相薨太常謚為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為敬

度支郎中張仲方駮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於不朽善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吉甫禀氣全才乘時佐雒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替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已沉謀罕成好惡狥情輕脱寡信諂泦在險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

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蠆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畆績婦不得在桑耗賦斂之常貲散帑廪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流血骴骼成岳毒痛之病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為資畫著

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從侍之臣擒翦東吳則訏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録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畧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輔斥諫諍之士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也舉忠烈之廟豈不近之匿愛也焉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乖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案謚法曰敬者夙夜警戒敬以直內而不肅何以刑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記曰憲章文

武又發慮憲義以為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寛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為遂州司馬賜謚曰忠

于頔甍贈太子賔客太常博士王彦威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游文藝緼開物成務之志為從横倜儻之才剌

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漑人田由是舄鹵生稻粱歲時大
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重以濟
江南卑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不可隱深則及
泉土綏周棺水至露胔頓悉命以官地收瘞當時稱之
為蘇州則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漑
田其為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有征軍不乏見糧師
未嘗退表尅吳房朗山生得賊將遽以兵柄授之推誠
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

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剌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徙所路出于漢頓遽命武士持刃捕捽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停於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否頓之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寓務求罷綏有司請編優詔莫逆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

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為政之術蓋初以利興害去為己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别白其罪以示顯戮人到於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下浹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文子罪官輅而連起國獄縉紳之論浸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愎狠遂過曰厲請謚為厲或曰太保繇文學政事而敭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

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為厲或有未安愚以為不然夫類能而授聖王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惠至於論譔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平適名則以優迹春秋議也況援其功不足以補過挈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駁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謚之為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而尚書右丞相張正甫封勅疏奏不答留中不下然賜謚勅封在都省亦不下至明年張正甫改為

同州刺史所封勑取中書門下處分宰相令都省牧管竟不施行太常博士王彦威又上表云聞古之聖王立謚法之意所以彰善惡垂勸戒使一字之襃寵逾紱冕之錫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刑此邦家之禮典而陛下勸懲之大柄也伏以故太子賔客致仕于頔頃擁節旄恣行暴虐人神所怒法令不容擅舉全師僭作王樂侵辱中使擒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故以定謚為厲今陛下不忍改賜曰思誠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

自臨宸極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盡望僥倖且如頔之不法不道而陛下不忍焉臣恐將來不逞之徒不法不道必有如頔者衆矣此其謚也則又引頔為例則陛下何以處之是恩發於前而弊生於後矣又臣此見長藩鎮服大僚者率多驕淫不道誅求自封貨足以藩身威足以鉗口而法吏顧望自愛或不能度糾天刑生前網已漏鯨沒後賜而就木若以李吉甫近常謚引之

則吉甫之相也豈犯上殺人乎以頔況之恐非倫比如或以頔嘗入錢助國改過求覲兩使蕃國可以贖論夫傷財而害人剥下以奉上進家財以求幸尤不可長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讓征瘡疾不絶其後張茂昭以易定來程權以滄景來故國家髙爵以勸或臣申恩以徯來者而襄陽名鎮也于頔文吏也居肘腋之下有倔强之名錫之姻親始修覲禮豈可持此況彼而以朝覲為功乎若然者則頔雖有游夏文學龔黄政令班

趄之絶漢匪躬卜式之持錢助國終恐不足以彌縫惡迹降減罪名伏惟陛下以至聖至明之姿用無偏無頗之道恩繇義斷政以禮成使褒貶道存僥倖路絶則天下幸甚右補闕高錢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忠臣義士雖受屈於生前死獲美名亂臣賊子雖竊位於當時沒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況又隳黷其典法乎臣風

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謁李愬勲臣節將陛下
寵其勲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
何以沮勸仲尼曰惟名與器不以假人名器君子所司
也若以假人是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矣于頔頃
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凶暴移軍襄鄧廹脅朝廷擅留
逐臣邀遮天使當先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
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諡為繆厲以沮凶
邪豈特加美名以惠奸惡如此則是于頔生為奸臣死

獲美謚竊恐天下有識之士以為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謚為厲使典法無虧國章不紊

杜佑卒贈太傅太常博士柳應規謚忠簡太常博士尉遲汾又議曰佑之寛容得衆全和祿光不病於物類其能考終得不為寛容乎和好不爭自甲上而極重任一心於理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為一德不懈乎請謚為安簡

范希朝卒贈太師太常博士馮定請謚忠武禮部員外郎王源中駁請下太常重定太常請如前謚忠武王源中重駁博士王塾改謚宣

馬暢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林寶議謚曰敬工部郎中崔備駁議曰謹按謚法敬字之義與馬暢始終名跡不同考行之義尚乖易名之典未正事須再牒禮院請重議若且以暢墳土猶濕物議尚存皆可徵言盡堪覆視在春秋隱惡之義可也加史册虛美之命難乎況尚

書責實當究是非易名宜存褒貶夫國之禮法懸在不刊而文士多病於愧詞史臣或許其使傳舊章既失後代何觀雖以禮之變久無而亂名之責豈絶幸稽前士用示後人其馬暢所謚為敬請更參議尚書兵部員外郎韋奕駁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徑正之敬以易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勲推恩而授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娱貞元中嘗傾産交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

薄其人而終不信用生前與孤姪寡嫂分居競財醜聲
聞於時歿後使孽子孀妻披姦抉私公言盈於庭此皆
彰著於視聽者可以謚為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籌畫
而暢揣摩者策而遺焉暢叅計於閨庭之内苟所言屢
中而不可隱當指明其効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
不然則莊武公之才略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
其善為子請謚得非繆濫之甚耶又稱名儒端士皆從
之游未知孰為其田蘇邪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夫與端士而游乎暢之門況謚法夙夜就事若以其績用已犯非謂其曠日引月以至乎終身也廉方徑正則暢處已行事未嘗造次而踐其途焉何以謚為敬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尊其跡亦以觀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庸者事也如暢之輩烏足以黷典法哉若有司以有為而為之則宜乎貶之例也請下太常重定其謚博士崔詔改謚曰縱議曰馬暢承藉故業歷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處不能撫安嫂姪使之離拆

其干進也赴利如轉圜其居家也操下如東濕故時論鄙之謹案國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縱謚為縱暢之行已同於士及請以縱為謚

蔣清為東都採訪判官死祿山之難太和三年考功奏請謚曰初安祿山反清為留守李憕從事與憕盧奕俱死以秩卑當時未行謚典至是其外孫吏部郎中王高上聞故追謚焉

房式卒左散騎常侍博士陸亘請謚曰傾吏部郎中韋

乾度駁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豎劉闢搆難之初凶邪叶謀嗷嘯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磈磊不平鋒刺釁深者藏在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馬式自忠州刺史故太師奏授劒南西川度支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部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寤詳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後逾年卻復此職會故使太師薨歿劉闢潛扇逆謀禍亂始胎式遂倖姦人之意為譎怪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

之中見公為上相盧文若為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大喜而蒲軍縣自以為神授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談論撫羣邪申號令也未甞不以是為先深自以為祥兆也豈不因式作異言鼓妖孽惑亂平人堅壯凶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璅璅之冦王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嶮阻留年乃拔何哉盖以式深為浹洽之辭激切嚚固不然何盤柢固根之甚也故使太師永貞元年八月甍其時乾庋任殿中侍御史前使支度判

官劉闢曰攝行軍司馬節度留後九月初乾度被逐攝簡州刺史名雖守郡其實囚之明年四月追廻勒攝成都縣令其時闢授西川節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圍未解乃名募亡命兼收管内鎮兵張皇虛聲熒惑郡縣發兵七千馬畜三萬號為十五萬人轉牒盩厔以來縣道郵次酒肉畢具芻茭無匱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叅謀曰符令下之日妖氛坌興下愚沸騰貪冒姦賞奔走叛命肩摩轂擊爭死恐後當此之時卭蜀震驚田野廢業竄伏

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聞覩時賊圍逼梓州又王師諸軍稍稍既至猖狂凶寇不復張矣然嘗察式之為人柔而善佞不顧不義不然何劉闢文若喬規符載皆咨諏執禮拳拳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汙之德雖汯澤滂流鼓盪昭洗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茍非其人不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以求謚馬傾之為謚頗乖前狀請下太常專議太常

博士李虞等重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愛之者所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蜀之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凶闢斷頭之不日然為其用者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披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既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名所疑畏者十數輩於庭將盡殺之然後去而式在其間賴蒼黄之際闢黨有護持者

僅免於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愚不信也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任求之目不閑吉邑之口其罪也無王浩棄家之心無譙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闞之反天子棄墳墓乃日顧式說一夢以結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乎夫人臣不幸罹於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軻已下哉使

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鴻信不足貴也意者將不可以必死望人乎始以不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謚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於刑罰不中正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恍惚之夢駁議之外無言者懼非所以昭示後世也臯陶謨曰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一時猶須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曰敬明乃罰請

依前謚為傾
伊慎卒贈太子太保太常博士崔韶請謚壯繆吏部尚
書韓皐駁議不報
崔從為淮南節度使卒從少以貞晦恭謹自處不交權
利忠厚方嚴為正人宿儒所推階品合立門㦸終不之
請四為方鎮無聲妓之娛太常定謚曰貞
令狐楚為興元節度使疐將死戒諸子曰吾生何益於
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賵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加飾

無用鼓吹及終將葬嗣子請奉行遺言詔曰生為名臣殁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然以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誄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須准舊例太常謚曰文

李愬元和中平吴元濟有功及卒博士元從質謚曰武尚書省議以其謚與父西平王晟同宜改之從質云愬無他行以功定謚不可改也問難數四竟不能駁其議今之定謚則不然也唯顧其勢望恐為子孫之嫌歸於苟

且故會昌朝陳商曾為禮部侍郎貽博士書曰古者太常博士職以公卿諸侯大夫死第其所行舉而襃貶焉使世世以一二字觀其道與不道拘蘇言為文武忠孝所以失襃也執已見為繆荒粄醜所以失貶也二柄之失博士不得職往者不得享為政者不得道夫執已見拘蘇言是有上中下貿其一二字視緡金之重輕以緡金重輕貽後之龎微偷忠盜貞罔世間人為盡善加於行路皆博士忍其過而阿其時也夫天下人望執事以

為質正然未見有執事能針其膏肓之病者若當貶而襃當襃而貶是猶錄跖殺夷經綽混淆者也襃而襃之貶而貶之經紀既著善惡懸白勸大而用微所以使後代力行不易如日月山河江海草木四支七竅以統幹而治自從其教也於戲博士職盖不細願出意念慮焉

宋申錫官至宰相為鄭注搆誣貶開州司馬㑹昌中報復官爵追謚曰穆

白居易為太子太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大中三年十

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白敏中表請謚從之太常謚曰

文又云大中十三年宰臣白敏中表請謚曰臣頃自布衣爰及仕進飽僧孺之恵義師居易之文章斯人之亡名已數載屬先帝憂勤之際贈典未行遇陛下聖明之初謚法宜頒其將行業以傳册書從之居易謚曰文

僧孺謚曰簡

後唐朱漢賓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至晉天福二年太常博士林弼議謚曰漢賓常侍倜儻不習廉隅過鄴都姦卒之訛言時銷叛亂郤華師親隨之浮議俗致安康開國承家忠貞保義而又散已俸而代逋欠闕

荒榛而種䔉䔉民有袴襦之謡野無萑蒲之患安民禁暴威恵兼行而又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名亦所為知幾其神也謚法忠道不撓保節揚名曰貞愛民好學寛裕慈仁曰恵請謚貞恵可之

安元信為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卒贈太師太常博士賈緯議謚曰叨居禮職式考儒經德雖以百行相成謚乃取一善為定公經邦緯俗積行累功宜立揔名用彰殊號按謚法事君盡節曰忠體和居中

曰懿左傳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春秋正義曰保已精粹立行純厚懿也公抑揚事任周旋盛明嘗險阻艱難秉溫良恭儉或宣風千里有負襁之民或布政百城致隨軒之雨道光犀后功著歷朝凡士大夫歎開幕之芙蕖久謝無賢不肖感成蹊之桃李空存煥彼緹緗豐諸碑版令被實錄非讓古人事君既有忠規為臣足以御衆復彰懿行從政備焉前代所高斯謚為當今請謚曰忠懿從之

錢元瓘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天福八年所司議謚曰莊穆王奉勑改謚曰文穆王

漢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南平王乾祐二年卒勑宜令太常定謚故事臣下請謚即故吏陳行狀上考功覆奏下乃議謚令降勑新例也

周劉詞為永興軍節度使薨贈中書令謚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嘗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恭為理無苛政及民謚曰忠惠議者韙之

希旨

夫禮者所以定親踈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故三代而下濬哲之主曷嘗不講求文質稽考遺墜著為大法垂之方來若乎然而大臣失謨攸司奏議當執折衷之論用成經久之規乃有回邪其心險詖其行以揣摩為已任以附麗為身謀忘典冊之格言縱詭隨之臆說卒使舊章斯亂大政攸斁聿興相鼠之刺終起白圭之詠貽誚千古守官者得不鑒之哉

夏父弗忌魯大夫也文公三年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舊曰逆祀於是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年少弗忌明言其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人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理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

父厲王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云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公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

漢霍光為大將軍昭帝初光緣武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晉段暢為博士太尉賈充薨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

議謚曰荒武帝不納暢希㫖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

宋徐爰為將作大匠便辟善柔能得人主微㫖頗涉書傳尤悉朝儀文帝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兹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用孝武殷淑儀卒既追進貴妃謚曰宣又諷有司創立新廟爰之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絶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

梁劉勰為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菓而二郊農社猶用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

唐許敬宗為太子賓客高宗永徽初議者以貞觀禮未盡詔長孫無忌與杜正倫李義府及敬宗等重加緝定至顯慶三年奏上之時敬宗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

祝欽明為國子祭酒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將南郊欽明希吉上言皇后亦當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則攝而薦徹豆籩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内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羣小祀

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褘衣第二揄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既助祭小祀即知揄狄助祭中祀褘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褘衣助祭先王揄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皇后之禮事不言主宗廟也若專

主祭廟者則内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夕月於西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之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又禮記祭統曰夫婦親之所以備内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

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合判祭天南郊則以配一體之誼也據此諸文則知皇后合助祭儀注同進帝意頗以為疑名禮官親問焉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帝問曰據何禮文不合欽緒對曰欽明所奏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又鄭玄王后六服最上褘衣從祭先王無祭天地之服欽明又進對曰此實鄭玄大錯誤不可依也帝命宰臣等取兩家狀對定奏聞欽緒遂議曰周禮

凡言祀祭享三者皆祭之雅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案周禮典瑞職云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設祀先王之祚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内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地稱祭祀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為能享帝此則祀天亦稱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宗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

名非獨天地之為大祭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按尸與斚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祼獻亦無瑤爵此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言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文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

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師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理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皆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之祭也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别之耳王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

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徹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器物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竝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享先王則袞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地之服案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也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翟祀先公及享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求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褖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及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地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

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親桑之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之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禮記郊特牲義賛云祭天地無祼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爵泛齊以獻是一獻按此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

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是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周陳隋等歷代史皇后無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無皇后助祭之禮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

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
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若以
王者制禮自我作古在明主聖斷非臣下敢言國子司
業褚無量又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
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
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
佑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
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敷教化辨方土而敎人倫其

義可以幽賛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祀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禮位甚尊若今郊天助祭當具著禮典今遍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得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祭祀不與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節當云后若不與祭祀則攝而薦豆籩徹於文上更起

凡明是別生餘事矣是則上異則別起凡凡若生上起下之名不専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内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按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皇后進之而不徹者為宗廟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唯掌宗廟祭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又按王后行事總在内職中簡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

祼獻則賛瑤爵亦如之鄭注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祼獻祭祀無祼以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知是宗廟也又内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恭之故知后之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彊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秦誓曰正稽

古立功事可以永年天之大律斯史策之良戒豈可不
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緘默請詢碩
儒俯考典臺之故事行圓丘之正義使聖朝叶昭曠之
迹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定儀注官尚書左僕
射韋巨源又希皇后旨叶同欽明之議奏言皇后合助
祭請依欽明議為定帝納其言竟以皇后為亞獻大臣
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焉欽明又以安樂公主獨任
權勢欲請公主為終獻遂引南郊儀注謁者引終獻以

為女相唐紹及蔣欽緒與之固爭欽明止遂以尚書左僕射韋巨源為終獻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為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其祭祀之制或焚紙錢禳祈福祐近於巫者以是稍承恩遇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亦以祀事見寵

繆妄

夫學不足以待問智不足以體遠罔識損益之理靡達

弛張之訓亦何足以議乎禮經之制作矣中代而下去聖逾遠師資出於淺近討論乖於通博以致叅掌厥事或非其人草創之初罔克稽古違失經旨貽儒先之誚紛錯儀範著史氏之譏斯亦出於獨見因其失傳寖以成非罔之能正其或乘其繆誤恣乎封執黷祭違禮狥情失度垂之後世良可惡哉

漢武帝元鼎中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而羣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

敢騁帝為封祠器視羣儒視讀曰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徐偃博士姓名周霸屬圖封事屬音之欲切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周霸人姓名於是帝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於東門之外違禮二分之義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

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高祖用咸熈之舞

帝創作興治為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馬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遂制祖宗未終而預自尊顯昔華樂以厚葬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蜀後主景耀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以

為因宜近墓立之於汧陽聽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尊之以元勲配享充等曾不是正後主又從之竝非禮也

晉元帝大興元年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有就陽位之義也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

四年四月始有司奏應報賽宗廟山川詔曰祈廟云賽非奉尊下辭吾意有疑以為舊山川有許報故兩賽非大事不應告廟臣子無要君之道黷祭稱賽於禮有違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非禮也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羣臣賀為失禮

宋孝武末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將作大匠徐爰宜習業與不爰荅曰居喪禮習業何嫌少始安王子真博士又諮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此類

明帝時廷尉虞和議社稷合為一神散騎常侍王琨按

舊糾駁時和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强正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二月葬故太師李晟帝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常叅官哭拜於路太常卿裴郁草儀誤引令中書隅品致敬之文乃請宰相及二品以上者哭而不拜送葬不拜禮官失也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六月勅宗廟之禮嚴肅居先薦告之詞精審為切方將昇附安可九室皆同既已祧遷豈宜四昭咸在宗正少卿李子鴻實司祀事誤進

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見任博士旣失於詳定
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敬王彥威宜罰兩
月俸料削一階崔鄲宜罰一季俸削兩階其後禮合變
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不得更稱舊制致有差殊故
事將有祔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侍中
於廟庭跪奏入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祔謁遂奉
神主詣第七室祔饗而不再告饗畢祔於第九室設安
神之幕而掐之然則告於太極殿不再告於太廟以孫

祔於祖尊不得申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今有司再告祔禮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聽適屬宗正寺進祝板誤以憲宗尊號為睿宗御史士職當省察不知其誤宰臣惠怒之遂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社禮畢大赦天下宣赦畢宰臣率百寮稱賀於樓前仗退帝朝太后於興慶宮先是南郊禮畢不設御榻帝立受羣臣稱賀及御樓仗退百寮

復不賀於興慶宮舉大典而有二闕皆有司之過也

文宗太和五年六月貶權知太常博士權安為河南府兵曹叅軍安狂險以朋附得官好持論而無依據以博士定故宰相韋處厚謚議逞私憾誣枉不實朝論雜然非之故有是命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五月中書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搆垂三百年昭宗以中否東遷少帝以沉寃晏駕始封侯於偽室

新立廟於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時之恥先皇帝初定
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舉遂成闕
禮既睽昭穆難會蒸嘗太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歌
之奏生曾為帝享乃成祧既號景宗合入太廟如不入
廟難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羣議於理而論祧以遠廟
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
廟即欲不言景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册文內有
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常之行詔勑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

之孫册文内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基為宗字勅皆可之論者以為追尊之廟謚不稱宗於禮得矣至如云生曾為帝享乃承祧即子孫纉嗣以宗祧為本明矣下文復云祧一遠廟安少帝於太廟則祧之一字義有兩説予時人多謂祧字為祧去之祧禮則不然按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鄭玄解祧者超也謂超然上去之意孔頴達正義云遠廟為祧五世而遷之主藏於祧廟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所謂遠廟者即始祖之廟也五世之後合遷

之例以其有德百世不遷故謂之二祧文王武王是也高祖太宗是也祧與遷異義在此矣又云冊文中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夫先王制禮貴在折中君子有終身之憂三年之喪豈盡其情哉賢者俯而及之欲重其制也五世不諱所謂報之極也按風俗通陳孔璋議諱云尊尊有節親親有殺喪祭哀敬各有攸終欲令言著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宰執木鐸狥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者即毀廟之主也恩遠屬絶名不可諱今

昭宣皇帝上去玄宗十五世矣奏改册文以避遠諱將以垂法信不典也如或上無所斷下無所齊即百代之主皆可避也舍故諱新寧虛語乎名不正則至於人為無所措手足制禮作法可不慎歟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月太常禮院上言去冬遷宗社於浚都其諸祠郊壇奉勅依四京制度修築伏緣司寒神元在兩京後園水井所祠祭未審且在彼祭為復於此勅曰據月令孟冬祭司寒於北郊其司寒一祠一且准

月令施行藏氷開氷祭司寒之神事屬别祭後有氷室
尚取揩揮時田敏以鴻儒為太常卿朝廷之内禮義差
失謂可質正而司寒小祀不能按故實舉行翻以水井
為請中書止引月令命正之大為士子所笑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六